

眉山新編十七史策要

二十四



十七史策要

唐
五冊

卅

眉山新編唐史策要目錄

唐書

第一卷

劉蕡賢良策

第二卷

馬周諫太宗疏

又上言

吳兢勸玄宗納諫疏

陳贄上言勸帝推誠聽納

元稹勸求諫疏

楊虞卿諫不咨詢臣下疏

第三卷

魏徵陳十漸疏

孫伏伽言三事

陳子昂條上利害三事

高馮列上五事

劉祥道陳六事疏

陳子昂奏八科

李渤上言五事

元結特議三篇

第四卷

韓琬言時政書

呂元泰言時政書

盧懷慎陳時政疏

獨孤及陳時政疏

張玄素對太宗問政策

杜黃裳言治道之要

李絳開元天寶治亂對

崔植貞觀開元治道對

李翱興復太平大略

第五卷

張玄素諫治洛陽宮書

魏徵諫作飛仙宮疏

張說諫幸三陽宮疏

辛替否諫營金仙玉真觀疏

魏知古諫造金仙玉真觀詞

復諫詞

高郢諫章敬寺書

復上言

虞世南上言諫獻奢泰

令狐岺上言諫元陵優厚

柳澤諫受奇器書



張廷珪諫市牛羊奴婢書 裴潏上言諫御方士丹劑

張臯諫領方士藥疏 李德裕諫求方士書

陸贄諫稱天命書

第六卷

薛登言選舉濫疏 魏立同言選舉法弊疏

韋嗣立建言諫輕用人 張九齡建言選部精覈守令

李邕諫用鄭普思詞 柳澤諫復斜封官疏

復上書 陸贄諫輕用爵賞奏

第七卷

魏徵諫行李多謹貢疏 孫伏伽上言諫赦後流徙

裴耀卿上言刺史不可笞辱

賈至上言諫貸王去榮死罪

朱劭則諫羅織獄詞 陳子昂復讎議

傅奕詆浮圖法疏 李叔明彭偃等沙汰僧道議

唐目

二

第八卷

魏徵因大水陳事 宋務光大水應詔直言事

張廷珪大旱應詔直言疏 許孟容大旱疏

吳兢因大風陳得失疏 郭子儀諫遷都洛陽奏

朱朴議遷都書 柳冕乞朝覲表

傅奕上言乞更隋舊制

第九卷

房玄齡諫討高麗疏 褚遂良上言諫伐遼

李元亮上言乞停招慰降胡

褚遂良諫絕薛延陀婚辭 陳子昂諫絕十姓入朝疏

薛登諫留四夷質子詞 杜佑諫討党項疏

王叡上言乞南徙降狄 于休烈諫與吐蕃文籍疏

蘇頌諫親征吐蕃詞 裴耀卿言蓋嘉運不足立事

郭子儀乞練卒以防吐蕃書

陳子昂諫剪雅州生羌七驗書

高適上分兩川不便疏 李元紘置屯田議

第十卷

魏元忠言命將用兵封事 陸贄陳調兵防秋之弊

張柬之論成州之弊 狄仁傑諫成疏勒四鎮詞

第十一卷

杜牧罪言 陸贄討賊策

吳武陵遺吳元濟書 蘇源明諫親征疏

李泌討賊對 白居易言諫中官帥師

又上言請罷兵 狄仁傑曲救河北疏

第十二卷

社稷上省官議 劉洎上言精選尚書左右丞

李嶠乞州置御史疏 沈既濟諫增置待詔官詞

吳武陵諫置和羅使辭 李渤考功黜陟奏

唐書目

陸贄請臺閣自薦屬吏奏

舒元興言取士不以禮書 李德裕言賤人圖柄臣奏

顏真卿論元載雜議散耳目疏

李絳辨朋黨詞 李德裕論朋黨詞

第十三卷

岑文本乞申宥侯君集辭 蘇安怕救魏元忠疏

吳兢上言姦臣誣陷相王 孔璋救李邕書

李翰傳張巡功表狀 李郃言劉蕡疏

李中敏上言訟宋申錫 韋處厚薦裴度疏

李甘薦楊罕書 袁楚客規魏元忠書

第十四卷

劉洎上太子書 姚珽諫太子四書

張玄素諫太子游畋書 又上書

又上書 賈曾上言諫太子隸習女樂

元稹乞選正人輔導太子書

蘇安恒乞傳位太子書 復上書

辛替否言安樂公主驕恣疏

武平一上言請抑丹黨

第十五卷

陳子昂上言勸興明堂大學

劉禹錫奏記宰相言學校 張均書述宗廟加邊豆議

沈既濟奏議武石不當為本紀

劉知幾言作史有五不可 啖助春秋集傳統例

柳玘家訓

舊唐書

第十六卷

裴均賢良策

白居易賢良策

第十七卷

牛僧孺賢良策

元稹賢良策

第十八卷

魏徵陳得失疏二首

盧懷慎陳時政疏二首

杜鴻漸言政事

褚亮諫敗符詞

虞世南諫獵疏

皇甫煬諫稅客戶疏

王方慶言孟春講武表

斛暉乞削諸武王爵表

皇甫湜論進奉表

狄仁傑諫誅權善才等奏

岑文本上大兩洛溢封事

第十九卷

李百藥論封事

朱劭則五等論

杜牧守論

戰論

第二十卷

李德裕吏傑論

徐彥伯樞密論

盧藏用指滯論

李德裕忠諫論

陳黯答問諫者

杜牧論諫書

林簡言論漢武封禪

崔仁師駁三族議

劉秩鑄錢議

眉山新編唐史策要

唐史一

劉蕡賢良策

蕡字去華。明春秋擢進士第。元和後官人握兵。橫制海內。號曰北司。蕡常痛疾。文宗即位。大和二年。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帝引諸儒百餘人于廷。策曰。

朕聞古先哲王之治也。玄默無爲。端拱司契。陶叵心以居簡。凝日用於不宰。厚下以立本。推誠而建中。繇是天人通。陰陽和。俗濟仁壽。物無疵薦。寬盛德之所臻。夏乎莫可及已。三代令王。質文迭救。百氏滋熾。風流寢微。自漢以降。足言蓋寡。朕顧惟昧道。祗荷不構。奉若謨訓。不敢怠荒。任賢惕厲。宵衣旰食。詎追三五之遐軌。庶紹祖宗之鴻緒。而心有所未達。行有所未孚。由中及外。闕政斯廣。是以人不率化。氣或堙阨。災旱竟歲。播殖愆時。國廩罕蓄。乏九年之儲。吏道多端。微三載之績。京師諸夏之本也。將以觀治而豪猾踰

檢大學明教之源也。期於變風而生徒惰業。列郡在乎頒條而干禁。或未絕。百工在乎按度而濫巧或未息。俗恬風靡。積訛成蠹。其擇官濟治也。聽人以言。則枝葉難辨。御下以法。則耻格不形。其旱財發號也。生之寡而食之衆。煩於令而鮮於治。思所以救此繆鑿。致之治平。茲心浩然。若涉淵水。故前詔有司。博延群彥。佇啓宿憤。冀臻時雍。子大夫皆識達古今。志在康濟。造廷待問。副朕虛懷。必當箴治之闕。辨政之疵。明綱條之致紊。稽富庶之所急。何施革於前弊。何澤惠於下土。何脩而治古可近。何道而和氣克充。推之本源。著於條對。至若夷吾輕重之權。孰輔於治。嚴尤底定之策。孰計於時。元凱之考課。何先。叔子之克平。何務。堆比龜鑑。擇乎中庸。斯在洽聞。朕將親覽。

對曰。臣誠不佞。有正國致君之術。無位而不得行。有犯顏敢諫之心。無路而不得達。懷憤抑鬱。思有時而一發耳。常欲與庶人議于道。商賈誇於市。得通上聽。一悟主心。雖被妖言之罪。無所悔焉。况

逢陛下以至德嗣興。以大明垂照。詢求過闕。台諫嘉謀。制詔中外。舉直言極諫者。臣既辱斯舉。專承大問。敢不悉心以言。至於上之所忌。時之所禁。權幸之所諱。惡有司之所與。奮臣愚不識。大惟陛下少加優容。不使聖時有讜言而受戮者。乃天下之厚幸也。謹昧死以對。伏以聖策有思先古之理。念玄默之化。將欲通天人以濟俗。和陰陽以照物。見陛下慕道之深也。臣以為哲王之理。其則不遠。惟陛下致之之道。何如。伏惟聖策有蔽而不構。而不敢荒寧。奉若謨訓。而罔有怠忽。見陛下憂勞之至也。若夫任賢揚厲。宵衣旰食。宜黜左右之讒佞。進股肱之大臣。若夫追縱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時之成敗。心有所未達。以下情塞而不得上通行。有所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浹。欲人之化也。在修己以先之。欲氣之和也。在遂性以導之。救災患在致乎精神。廣播植在親乎食力。國廩空。芻粟平。冗食尚繁。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蒙猾踰檢。由中外之法殊。生徒惰業。由學校之官廢。列郡十禁。由投任非其人。工濫巧。由制度不立。伏以聖策有擇官。濟治之心。阜財發號之歎。見陛下教化之本也。且進人以行。則枝葉安。有難辨乎。防下以禮。則恥格安。有不形乎。念生寡而食眾。可罷斥惰游。念令煩而治鮮。要察其行。不博延群彥。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廷待問。則小臣安敢愛死。伏以聖策有求賢。箴闕之言。審政辨疵之念。見陛下咨訪之勤也。遂小臣丘嫂蒙之志。則弊革于前。守陛下念康濟之心。則惠敷于下。邪正之道分。則治古可近。禮樂之方著。而和氣克充。至若夷吾之法。非皇王之權。嚴尤所陳。無最上之策。元凱之所先。不若唐虞之考績。叔子之所務。不若虞舜之舞干。且俱非大德之中庸。未為上聖之龜鑑。又何足以為陛下道之哉。或有以災異安危之機。非存亡之變。臣請板歷肝膽。為陛下別白。而重言之。臣前所謂哲王之治。其則不遠者在陛下慎思之力。行之然始不憚而已。臣謹按春秋。元者氣之始也。春者歲之元也。春秋以元加于歲。以春加于王。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始也。又舉時以終歲。奉

月以終時。春秋雖無事，必書首月以存時。明王者當奉承天道，以謹其終也。王者動作終始，必法於天，以其運行不息也。陛下既能謹其始，又能謹其終，懋而修之，勤而行之，則可以執契而居簡，無為而不宰，廣立本之大業，崇建中之盛德矣。又安有三代循環之弊，而為百世滋熾之漸乎？臣故曰：惟陛下致之之道，何如耳！臣前所謂若夫任賢惕厲，宵衣旰食，宜罷黜左右之織佞，進股肱之大臣者，實以陛下憂勞之至也。臣聞不宜憂而憂者，國必衰；宜憂而不憂者，國必危。今陛下不以國家存亡之事，社稷安危之策，而降於清問，臣未知陛下以布衣之臣不足與定大計耶？或乃機之勤，而聖慮有所未至也。不然，何宜憂而不憂者乎？臣以為陛下所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此四者國家已然之兆。故臣謂聖慮宜先及之。夫帝業既艱難而成之固不可容易而守也。昔太祖肇其基，高祖勤其績，太宗定其業，玄宗繼其明，至于陛下二百有餘載矣。其間明聖相因，擾亂繼作，未有不委用賢士，親近正人，而能紹興其微烈者也。或一日不念，則顛覆大器，宗廟之耻，乃古為恨。臣謹按春秋，人君之道在賅元以居正者，昔董仲舒為漢武帝言之略矣。其所未及者，臣得為陛下備而論之。夫繼故不書，即位所以正其始也。終必書所終之地，所以正其終也。故為君者所發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臣又按春秋，閹弑吳子餘祭，不書其名，春秋譏其疎遠賢士，昵近刑人，有不君之道矣。伏惟陛下思祖宗開國之勤，念春秋繼故之誠，將明法度之端，則發正言而履正道，將杜篡弑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殘，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揔天下大政，外專陛下之命，內竊陛下之權，威懾朝廷，勢傾海內，群臣莫敢指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禍稔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此宮闈將變也。臣謹按春秋，魯定公元年春，王不言正月者，春秋以為先君不得正其終，則後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無正也。今忠賢無腹心之寄，閹

寺尊廢立之權。陷先帝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况皇儲未建。郊祀未脩。將相之職不歸。名器之宜不定。此社稷之所以將危也。臣謹按春秋王札子禮殺邵伯。毛伯春秋之義。兩下相殺不書。而此書者。重其專王命也。且天之所授者在命。君之所存者在令。操其命而失之者。是不君也。侵其命而專之者。是不臣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將傾也。臣謹按春秋晉趙鞅以晉陽之兵。叛入于晉。書其歸者。以其能逐君側之惡。以安其君。故春秋善之。今威柄凌夷。藩臣跋扈。或有不達人臣大節。而首亂者。將以安君為名。不究春秋之微。稱兵者以逐惡為義。則政刑不由乎天子。征伐必自於諸侯。此海內之所以將亂也。又樊噲排闥而雪涕。袁盎當車而抗詞。京房發憤以殞身。竇武不顧而畢命。此皆陛下明知之矣。臣謹按春秋晉狐射姑殺陽處父。書襄公殺之者。以其上漏言也。襄公不能固陰重之機。處父所以及於宗之禍。故春秋非之。夫上漏其情。則下不敢。意上泄其事。則下不敢。盡言。故傳有造辟詭辭之文。易有失身害成之戒。今公卿大臣非不欲為陛下言之。慮陛下必不能用也。陛下既忽之。而不用。必泄其言。臣下既言之。而不行。必嬰其禍。適足以鉗直臣之口。而重蒞臣之威。是以欲盡其言。則有失身之懼。欲盡其意。則有害成之憂。故徘徊鬱塞。以俟陛下感悟。然後及其啓沃耳。陛下何不聽朝之餘。時御便殿。召當世賢相。與舊德老臣。訪扶變持危之謀。求定傾救亂之術。舉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凌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能治其前。當治於後。既不能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度奉典謨。克承丕構。終任賢之効。無宵旰之憂矣。臣前所謂若夫追蹤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時之成敗者。臣聞堯禹之為君。而天下大治者。以其能任九官。四岳。十二牧。不失其舉。不貳其業。不侵其職。居官惟其能。左右惟其賢。元凱在下。雖微而必舉。四凶在朝。雖強而必誅。考其安危。明其取舍。至秦之二世。漢之元成。咸願措國如唐。虞致身如堯舜。而終敗亡者。

以其不見安危之機。不知取捨之道。不任大臣。不辨姦人。不親忠
良。不遠讒佞也。伏惟陛下察唐虞之所以興。而景行於前。鑒秦漢
之所以亡。而戒懼於後。陛下無謂廟堂無賢相。庶官無賢士。今紀
綱未絕。典刑猶在人。誰不欲自致身為王臣。致時為外平。陛下何
忽而不用之耶。又有居官非其能。左右非其賢。其惡如四光。其詐
如趙高。其姦如恭顯。陛下何憚而不去耶。神器固有歸。天命固有
分。祖宗固有靈。忠臣固有心。陛下其念之哉。昔秦之亡也。失於強
暴。漢之亡也。失於微弱。強暴則姦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則強臣竊
權而震主。臣伏見敬宗不虞亡秦之禍。不剪其萌。伏惟陛下深軫
亡漢之憂。以杜其漸。則祖宗之鴻業可紹。三五之遐軌可追矣。臣
前所謂陛下心有所未達。以下情塞而不得上達。行有所未孚。以
上澤壅而不得下浹者。且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無由而知。陛下
有子惠之心。百姓無由而信。臣謹按春秋書梁亡。不書取者。梁自
亡也。以其思慮昏而耳目塞。上出惡政。人為寇盜。皆不知其所以
然。自取其滅亡也。臣聞國君之所以尊者。重其社稷也。社稷之所
以重者。存其百姓也。苟百姓之不存。則社稷不得固。其重苟社稷
之不重。則人君不得保其尊。故治天下不可不知百姓之情。夫百
姓者。陛下之赤子也。陛下宜令仁慈者視育之。如母之乳哺焉。如
師之教導焉。故人之於上也。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今或不然。
陛下親近貴倖。分曹建署。補除卒吏。召致賓客。因其負賄。假其聲
勢。大者統藩方。小者為牧守。居上無清惠之政。而有號發養之害。居
下無忠誠之節。而有姦欺之罪。故人之於上也。畏之如豺狼。惡之
如讎敵。今海內困窮。處處流散。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鰥寡孤
獨者不得存。老幼疾病者不得養。加以國之權兵柄。專於左右。貧
臣聚斂以固寵。姦吏因緣而弄法。冤痛之聲。上達于九天。下流于
九泉。鬼神為之怨怒。陰陽為之愆錯。君門力重。而不得告訴。士人
無所歸化。百姓無所歸命。官亂人貧。盜賊並起。土崩之勢。憂在旦
夕。即不幸因之以疾癘。繼之以凶荒。臣恐陳勝吳廣不獨起於秦。

赤眉黃巾不獨生於漢。故臣所以爲陛下發憤扼腕痛心泣血也。如此則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何由而知之。陛下有子惠之心。百姓安得而信之乎。致使陛下行有所未孚。心有所未達者。固其然也。臣聞昔漢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稱甚美。然而紀綱日紊。國祚日衰。姦宄日強。黎元日困者。由其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自陛下御宇。憂勤兆庶。屢降德音。四海之內莫不抗首而長息。自喜復生於死亡之中也。伏惟陛下慎終如始。以塞万方之望。誠能揭國柄以歸于相。持兵柄以歸于將。去貪臣聚斂之政。除姦吏因緣之害。唯忠賢是近。惟正直是用。內寵便僻無所聽焉。選清慎之官。擇仁惠之長。敏之以利。煦之以和。教之以孝慈。道之以德義。去耳目之塞。通上下之情。俾萬國歡康。兆庶蘇息。則心無不達。而行無不孚矣。臣前所謂欲人之化也。在脩己以先之者。臣聞德以脩己。教以導人。脩以德則人不勸而自導。導以教則人敦行而率從。是以君子欲政教必行也。故以身先之。欲

唐一

六

人之從化也。故以道御之。今陛下先之以身。而政未必行。御之以道。而人未從化。豈不以立教之旨未及其方耶。夫立教之方。在乎君以明制之。臣以忠行之。君以知人爲明。臣以匡時爲忠。知人則任賢而去邪。正時則同本而守法。賢不任則重賞不足以勸善。邪不去則嚴刑不足以禁非。本不固則民流。法不守則政散。而欲教之使必致化之使必行。不可得也。陛下能斥姦邪不私其左右。舉賢正不遺其疎遠。則化浹於朝廷矣。愛人而敦本。分職而奉法。脩其身以及其人。始於中而成於外。則化行於天下矣。臣前所謂欲氣之和也。在遂其性以導之者。當納人於仁壽也。夫欲人之仁壽。在乎立制度脩教化。夫制度立則財用省。財用省則賦斂輕。賦斂輕則人富矣。教化脩則爭競息。爭競息則刑罰清。刑罰清則人安矣。既富矣則仁義興焉。既安矣則壽考至焉。仁義之心感於下。和平之氣應於上。故災害不作。休祥存臻。四方底寧。万物咸遂矣。臣前所謂救災旱存乎致精。戴者。臣謹按春秋魯僖公一年之中。三書

不雨者。以其人君有恤人之志也。魯文公三年之中。一書不雨者。以其君無憫人之心也。故僖公致精誠而旱不害物。文公無卹憫而變則成災。陛下誠能有卹人之心。則無成災之害矣。臣前所謂廣播植在乎視食力者。臣謹按春秋君人者必時視人之所勤。人勤於力則功築。人勤於財則貢賦少。人勤於食則百事廢。今財食與人力皆勤矣。願陛下廢百事之用。廣三時之務。則播植不愆矣。臣前所謂國庫空蓄。本乎冗食尚繁者。臣謹按春秋臧孫辰告羅于齊。春秋譏其國無九年之蓄。一年不登而百姓飢。臣願斥游惰之人。以篤其耕殖。省不急之費。以贖其熬元。則廩蓄不乏矣。臣前所謂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者。由國家取人不盡其才。任人不明其要。故也。今陛下之用人也。求其聲而不求其實。故人之趨進也。務其末而不務其本。臣願覈考課之實。定選序之制。則多端之吏息矣。臣前所謂豪猾踰檢。由中外之法殊者。以其官禁不一也。臣謹按春秋齊桓公盟諸侯。不以日。而葵丘之盟。特以日者。美其能宣明天子之禁。率奉王官之法。故春秋備而書之。然官者五帝三王之所建也。法者高祖太宗之所制也。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又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於南。則亡命于北。或正刑于外。則破律於中。法則出多門。人无所措。實由兵農勢異。而中外法殊也。臣聞古者因井田以制軍賦。間農事以修武備。提封約卒乘之數。命將在公卿之列。故兵農一致。而文武同方。可以保又邦家。武過乱略。暨太宗肇建邦典。亦置府兵。臺省軍衛文武參掌。間歲則橐弓力穡。將有事則釋耒荷戈。所以修復古制。不廢舊物。今則不然。夏官不知兵籍。正於奉朝請。六軍不主武事。止於養動階。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首一戴武弁。嫉文吏如仇讎。足一踰軍門。視農如草芥。謀不足以翦除姦凶。而詐足以仰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害里閭。羈滯藩臣。于凌宰輔。墮裂王度。汨乱朝經。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姦觀釁之心。无伏節死難之義。豈先王經文

緯武之旨耶。臣願陛下貫文武之道。均兵農之功。正貴顯之名。一中外之法。還軍衛之職。修省署之官。近崇正觀之規。遠復成周之制。自邦畿以形于下國。始天子而達于諸侯。則可以制姦猾之強。無踰檢之患矣。臣前所謂生徒惰業。由學校之官廢者。蓋以國家貴其祿而賤其能。先其身而後其行。故庶官之通經之學。諸生無脩業之心矣。臣前所謂列郡于禁。由授任非其人者。臣以為刺史之任。治亂之根本。繫焉。朝廷之法。制在焉。權可以抑豪強。恩可以惠孤寡。強可以禦姦寇。政可以移風俗。其將校有曾經戰陣。及功臣子弟。各請隨宜酬賞。如無治人之術者。不當授任此官。則絕于禁之患矣。臣前所謂百工淫巧。由制度不立者。臣請以宮中祿秩。制其器用車服。禁以金銀珠玉錦繡彫鏤。不蓄於私室。則無蕩心之巧矣。臣前所謂辨枝葉者。由考言以詢行也。臣前所謂形于耻格者。由道德而齊禮也。臣前所謂念生寡而食家可罷。斥惰游者。已備之於前矣。臣前所謂令煩而治鮮。要察其可否者。臣聞号令者。乃治國之具也。君審而出之。臣奉而行之。或虧益止留。罪在不赦。今陛下令煩而治鮮。得非持之者。有所蔽欺乎。臣前所謂博延群彥。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廷待問。則小臣不敢愛死者。臣聞昔晁錯為漢畫削諸侯之策。非不知禍之將至也。忠臣之心。壯夫之節。苟利社稷。死無悔焉。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蓋所以痛社稷之厄。哀生人之困。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一命之寵哉。昔龍逢死而啓勃。比干死而啓周。韓非死而啓漢。陳蕃死而啓魏。今臣之來也。有司或不敢薦臣之言。陛下又無以察臣之心。退必受戮於權臣之手。臣幸得從四子遊於地下。固臣之願也。所不知殺臣者。臣死之後。將孰為啓之哉。至於人主之闕政教之疵。前日之弊。臣既言之矣。若乃流下土之惠。脩近古之治。而致其和平者。在陛下行之而已。然上之所陳者。實以臣親承聖問。敢不條對。雖臣之愚。以為未極教化之大端。皇王之要道。伏惟陛下。事天地以教人。恭奉宗廟以教人。孝養高年以教人。悌長字百姓以教人。慈幼

謂元氣以煦育。扇大和於仁壽。可以逍遙無為。垂拱成化。至若念
陶鈞之道。在擇宰相以任之。使權造化之柄。念保定之功。在擇將
帥而任之。使脩閭外之寄。念百變之永正。在擇庶官而任之。使專
職業之守。念百姓之怨痛。在擇良吏而任之。使明惠養之術。自然
言足以為天下教。動足以為天下法。仁足以勸善。義足以禁非。又
何必宵衣旰食。勞神傷慮。然後以致其理哉。

眉山新編唐史策要

唐書二

馬周諫太宗疏

周少孤家窶狹嗜學言詩春秋貞觀五年至長安令中郎將常何家時詔百官言得失何武人不涉學周為條二十餘事皆當世所切太宗誑問何何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教臣言之帝召見與語大悅詔直門下省明年拜監察御史上疏曰

臣每讀前史見賢者忠孝事未嘗不廢卷長想思履其迹臣不幸早失父母大馬之養已無所施顧來事可為者惟忠義而已是以徒步二千里歸于陛下陛下不以臣愚擢臣不次竊自惟念無以論報輒齒區區唯陛下所擇臣伏見大安宮城右墻宇門闕方紫極為卑小東宮皇太子居之而在內大宴至尊居之反在外太上皇雖志清儉愛惜人力陛下不敢違而蕃夷朝見四方觀聽有不足焉臣願營雉堞門觀務從高顯以稱万方之望則大孝昭矣臣伏

讀明詔以二月幸九成宮竊惟太上皇春秋高陛下宜朝夕視膳今所幸宮去京三百里而遠非能旦發暮至也乃一有太上皇恩感欲即見陛下何以逮之今茲本為避暑行也太上皇留熱處而陛下涼處溫清之道臣所未安然詔書既下業不中止願示還期以開眾惑臣伏見詔宗室功臣悉就蕃國遂貶子孫世守其政竊惟陛下之意誠愛之重之欲其裔緒承守與國無疆也臣謂必如詔書者陛下宜思所以安存之富貴之何必使世官也且堯舜之父有朱均之子若今有不肖子襲封嗣職兆庶被殃國家蒙惠正欲絕之則子文之治猶在也正欲存之則藥麈之惡已暴也必曰與其善善於見存之人寧割恩於已亡之臣則向所謂愛之重之者適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疇以戶邑必有材行隨器而授雖幹翮非強亦可以免累漢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所以終全其世者良得其術也願陛下深思其事使得奉大恩而子孫終其福祿也臣聞聖人之化天下莫不以孝為本故曰孝莫大於嚴父

嚴父莫大於配天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孔子亦言吾不與祭如不祭是聖人之重祭祀也自陛下踐祚宗廟之享未嘗親事藉世聖情以乘輿一出所費無藝故忍孝思以便百姓而一代史官不書皇帝入廟將何以貽厥孫謀示來葉邪百知大孝誠不在俎豆之間然聖人訓人必以已先之示不忘本也臣聞致化之道在求賢審官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是言慎舉之爲重也臣伏見王長通白明達本樂工與帛雜類韋槃提斛斯正無他材獨解調馬雖術踰等夷可厚賜金帛以富其家今超授高爵與外廷朝會騶豎倡子鳴玉曳履臣竊耻之若朝會不可追改尚宜不使在列與士大夫爲任帝善其言除侍御史

又上言

臣歷觀夏商周漢之有天下傳祚相繼多者八百餘年少者猶四五百年皆積德累業恩結於人豈無僻王賴先哲以免自魏晉造周隋多者五六十年少者二三十年而亡良由創業之君不務仁

唐一

二

化當時僅能自守後無遺德可思故傳嗣之主其政少衰一夫大呼天下土崩矣今陛下雖以大功定天下而積德日淺固當隆禹湯文武之道使恩有餘地爲子孫立万世之基豈特持當年而已然自古明王聖主雖因人設教而大要節儉於身恩加於人故其下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卜祚遐長而禍亂不作也今百姓承喪亂之後以於隋時纔十分一而徭役相望凡去弟還往來游者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無休時陛下雖詔減省而有司不得廢作徒行文書役之如故四五年來百姓頗嗟怨以爲陛下不存養之甚之茅茨土階禹之惡衣菲食臣知不可復行於今漢文帝惜百金之費而罷露臺集上書囊以爲殿帷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景帝亦以錦繡纂組妨害女功特詔除之所以百姓安樂至孝武帝雖窮奢極侈承文景遺德故人心不搖向使高祖之後即值武帝天下必不能全此時代甚近事跡可見今京師及益州諸處營造供奉器物并諸王妃主服飾皆過靡麗臣聞昧且不顯

後世猶怠作法於治其弊猶亂生下少處人間知百姓辛苦前代
成敗自所親見尚猶如此而皇太子生長深宮不禎外事即乃歲
後聖慮之所當憂也臣竊尋自古黎庶怨叛聚為盜賊其國無不
即滅人主雖悔未有重能安全也凡脩政教當脩之於可脩之時
若事變一起而後悔之無益也故人主每見前代之云則知其政
教之所由喪而不知其身之失故紂笑桀之亡而幽厲笑桀之亡
隋煬帝又笑齊魏之失國也今之視煬帝猶煬帝之視齊魏也往
貞觀初率土歲儉一匹絹纒易斗粟而天下帖然者百姓知陛下
憂憐之故人人自安無謗讟也五六年來頻歲豐稔一匹絹易粟
十餘斛而百姓咸怨以為陛下不憂憐之何則今營為者多不急
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由積畜多少任百姓苦樂也且
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積布帛東都而王世充據
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用向使洛口東都無粟帛王世充李密
未聚大眾但貯積者固有國之常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豈人
勞而強歛之以資寇邪夫儉以息人貞觀初陛下已躬為之今行
之不難也為之一日則天下知之式歌且舞矣若人既勞而用之
不息萬一中國有水旱而邊方有風塵之警臣竊非徒肝食
晏寢而已古語云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以陛下之
明誠欲勵精為政不煩遠采上古但及貞觀初則天下幸甚其
誼謂漢文帝云可痛哭及長歎息者言當韓信王楚彭越王梁英
布王淮南之時使文帝即天子位必不能安人言賴諸王年少傳
相制之長大之後必生禍亂後世皆以誼言為是臣竊觀今諸將
功臣陛下所與定天下無威略振主如韓彭昔而諸王年少幼少
縱其長大陛下之日必無他心然則万代之後不可不慮漢高以
來亂天下者何嘗不在諸王皆由樹置失宜不預為節制以至滅
云人主豈不知其然溺於私愛爾故前車既覆而後車不改轍也
今天下百姓尚少而諸王已多其寵遇過厚者臣愚慮之非特持
恩驕矜也昔魏武帝寵陳思王文帝即位防守禁閉同獄囚焉何

則先帝加恩太多故嗣主疑而畏之也此武帝寵信王通所以
苦之矣且帝子身食大國何患不富而戚別無窮無限極至語
曰貧不學儉富不學奢言自然也今大聖創業豈唯處置兒子弟
而已當制長久之法使方代奉行臣聞天下者以人為本必也使
百姓安樂在刺史縣令縣令既眾不可皆賢但州得良刺史可
矣天下刺史得人陛下端拱崑崙之上夫何復何為古者郡守縣
令皆選賢德欲有所用必先試以臨人或由二千石高第入為宰
相今獨重內官縣令刺史頗輕其選又刺史多武夫勳人或京官
不稱職始出補外折衝果毅身力強者入為中郎將其次乃補邊
州而以德行才術擢者十不能一所以百姓未安殆在于此疏奏
稱善擢拜給事中

吳兢勸玄宗納諫疏

玄宗初立收還權綱銳於決事群臣畏服兢為起居郎慮帝果
而不及精乃上疏曰

自古人臣不諫則國危諫則身危臣愚食陛下祿不敢避身危之
禍以見上封事者言有可采但賜束帛而已未嘗蒙召見被拔擢
其忤旨則朝堂決杖傳送本州或死於流貶由是臣下不敢進諫
古者設誹謗木欲聞已過今封事謗木以也使所言是有益於國
使所言非無累於朝陛下何遽加斥逐以杜塞直言道路流傳相
視怪愕夫漢高帝赦周昌桀紂之對晉武帝受劉毅桓靈之譏況
陛下豁達大度不能容此狂直邪夫人主居尊極之位顯生殺之
權其為威嚴峻矣開情抱納諫諍下猶懼不敢盡言奈何以為罪且
上有所失下必知之故鄭人欲毀鄉校而子產不聽也陛下初即位
猶有褚無量張廷珪韓思復辛替否柳宗元楚客等數十疏爭
時政得失自頃上封事往往得罪諫者填少是鵲巢覆而鳳不至
理之然也臣誠恐天下骨鯁士以謹言為戒撓直就曲斷方為刑
偷石苟容不復能盡節忘身納方於道矣夫帝王之德莫盛於
納諫故曰木從繩則正石從諫則聖又曰朝有諛諂猶駭之有梳

猛虎在山林。藜藿為之不采。忠諫之有益如此。自古上聖之君。恐不聞已過。故堯設諫鼓。禹拜昌言。不肖之主。自謂聖智。拒諫害忠。桀殺閔龍逢。而滅於湯。紂殺王子比干。而滅於周。此其驗也。夫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道罔不亡。人將疾。必先不甘魚肉之味。國將亡。必先不甘忠諫之說。嗚呼。惟陛下深監于茲哉。隋煬帝驕立。自負。以為堯舜莫已若。而諱亡懼諫。乃曰。有諫我言。當時不殺。後必殺之。大臣蘇威欲開言。不敢發。因五月五日獻古文尚書。帝以為訛已。即除名。蕭瑀諫无伐遼。出為河池郡守。董純諫无幸江都。就獄賜死。自是謇諤之士。去而不顧。外雖有變。朝臣鉗口。帝不知也。身死人手。子孫勒絕。為天下笑。太宗皇帝好悅至言。時有魏徵。王珪。虞世南。李大亮。岑文本。劉洎。馬周。褚遂良。杜正倫。高季輔。咸以切諫。引居要職。嘗謂宰相曰。自知者為難。如文人巧士。自謂已長。若使達者大匠。詆訶商略。則蕪辭拙跡。見矣。天下乃機。人聽斷。雖甚憂勞。不能盡善。今魏徵隨事諫正。又中朕失。如明鑑照形。美惡必見。當是時。有上書益於政者。皆黏寢殿之壁。坐望卧觀。雖狂瞽逆意。終不以為忤。故外諍必聞。刑戮幾措。禮義大行。陛下何不遵此道。與聖相繼。美乎。夫以一人之意。綜万方之政。明有所不燭。昏有所不周。上心未諭於下。下情未達於上。伏惟以虛受人。博覽兼聽。使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關四門。明四目也。其能直言正諫。不避死亡之誅者。特加寵榮。待以不攻。則失之東隅。冀得之桑榆矣。

陳贄上言勸帝推誠聽納

德宗常問贄事。切於今者。贄勸帝。群臣奏曰。使極言得失。君以軍務對者。見不以時。聽納无倦。兼天下之智。以為聰明。上曰。朕豈不推誠。然願上封者。惟譏斥人短長。類非忠直。往謂君臣一。故推信不疑。至儉人。實為威福。今效之禍。推誠之蔽也。又諫者不密。要須歸曲於朕。以自取名。朕嗣位。見言事多矣。夫大抵雪同道。助加質則窮。故頃不詔。次對。豈曰倦哉。贄因具極諫曰。昔人有因

噎而廢食者。又有懼溺而自沉者。其為防患不亦過哉。願陛下鑒之。毋以小虞而妨大道也。臣聞人之所助在信。信之所本在誠。一不誠心。莫之保。一不信言。莫之行。故聖人重焉。傳云。誠者。物之終始。不誠。无物。物者。事也。言不誠。即无所事矣。匹夫不誠。无復有事。況王者。賴人之誠。以自固。而可不誠於人乎。陛下所謂誠信。以致害者。臣竊非之。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陛下可審其言。而不可不信。可慎其所與。而不可不誠。所謂民者。至愚而神。夫蚩蚩之倫。或昏或鄙。此似於愚也。然上之得失。靡不辨。好惡。靡不知。所秘。靡不傳。所為。靡不效。馭以智。則詐。示以疑。則偷。接不以禮。則其徇義。輕。撫不以情。則其效忠。薄。上行。則下從之。上施。則下報之。若景附形。若響應聲。故曰。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不盡於已。而責盡於人。不誠於前。而望成於後。必給而不信矣。今方鎮有不誠於國。陛下興師伐之。臣有不信於上。陛下下令。誅之。有司奉命。而不敢赦者。以陛下所有責彼所无也。故誠與信。不可斯須去已。願陛下慎守而力行之。恐非所以為悔也。傳曰。人誰尤。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仲虺歌成湯之德曰。政過不左。士甫美宣王之功曰。羣職有闕。仲山甫補之。夫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輔贊聖君。不稱其无過。稱其改過。周宣。中興賢王也。吉甫。文武賢臣也。歌誦其主。不美其无闕。而美其補闕。則聖賢之意。貴於改過。較然甚明。蓋過者。上智下愚。所不免。惟智者能改。而之善。愚者耻。而之非也。中古以降。其臣尚諛。其君亦自聖。撥盛德。行亡道。乃有入則造膝。出則詭辭。致由此滋善。由此沮。天子意。由此惑。宰相罪。由此生。媚道。行而善。斯甚矣。太宗有文武仁義之德。致治太平之功。可謂盛矣。然而人到于今。以從諛改過。為稱首。是知諛而能從。過而能改。帝王之大列也。陛下謂諫官論事。引善自予。歸過於上者。信非其美。然於盛德。未有勸焉。納而不違。傳之。適足增美。拒而違之。又安能禁之。勿傳。不宜以此。梗進言之路也。聖人不忽細微。不侮鯁寡。參之。无驗。不

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違，遜於志不必然，逆於心不必不，異於人不必是。同於衆不必非，辭拙而效迂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考之以實，惟善所在，則可以盡天下之心矣。夫人情蔽於所信，阻於所疑，忽於所輕，溺於所欲，信偏則聽言不盡其實，故有過當之言，疑甚則雖實不聽其言，故有失實之聽，輕其入則遺可重之事，欲其事則存可弃之人。苟縱所私，不考其實，則是失天下之心矣。故常情之所輕，聖人之所重，不必慕高而好異也。陛下又以雷同道說，加質則窮，臣謂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且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常苦上之難達，上常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六，下有二。好勝人，耻聞過，騁辯給，街聰明，厲威嚴，恣強悔，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懼，下之弊也。好勝而耻過，必甘佞辭，忌直言，則諂諛者進而忠實之語不聞矣。騁辯而街明，必折人以言，虞人以詐，則顧望者自便而切摩之益不盡矣。厲威而恣侮，不能降情接物，引咎在已，則畏懦者至而情理之說不申矣。人之難知，堯舜所病，胡可以一酬一詰而謂盡其能哉。夫欲治天下而不務得人心，則固不治矣。務得人心而不勤接下，則心固不得矣。務接下而不辨君子小人，則下固不可接矣。務辨君子小人而惡直，嗜諛，則君子小人固不可辨矣。趨和求媚，人之甚利存焉，犯顏冒禍，人之甚害存焉。居上者，易其言而以美利利之，猶懼忠告之不暨，況疏備而猜忌者乎。

元稹勸求諫疏

元和初，為左拾遺，自以職諫諍，不得數召見。上疏曰：臣聞治亂之始，各有萌象。容直言，廣視聽，躬勤庶務，委信大臣，使左右近習不得蔽疏遠之人，此治象也。大臣不親，直言不進，抵忌諱者殺，犯左右者刑，與一二近習，深事中，群臣莫得與，此亂萌也。人君始即位，萌象未見，必有狂直敢言者，上或激而進之，則天下君子望風曰：彼狂而容於上，其欲來天下士乎。吾之道可

以行矣。其小人則竦利曰：彼之直得幸於上，吾將直言以微利乎？由是天下賢不肖各以忠貞於上，上下之志嚙然而通。合天下之智，治万物之心，人人樂得其所，戴其上如赤子之親慈母也。誰欲誘之為亂，可得乎？及夫進計者入，而直言者戮，則天下君子內謀曰：與其言不用而身為戮，吾寧危行言遜以保其終乎？其小人則擇利曰：吾君所惡者拂心逆耳，吾將苟順是非以事之。由是進見者韋而不內，言事者寢而不聞。若此，則十步之事不得見，況天下四方之遠乎？故曰：鼙鼓之君非無耳目，左右前後者屏蔽之，不使視聽欲不亂可得哉？太宗初即位，天下莫有言者，孫伏伽以小事持諫，厚賜以勉之。自是論諫者唯懼言不直，諫不極不能激上之盛意，冒不以忌諱為虞。於是房杜王魏議可，否於前，四方言得矣。於外不數年大治，豈文皇獨運聰明於上哉？盡下盡其言以宣揚發暢之也。樂安全，惡戮辱，古今情一也。豈獨貞觀之人輕犯忌諱而好戮辱哉？蓋上教而進之也。善順從，惡謬犯，亦古今情一也。豈

卷之二

獨文皇甘逆耳，怒從心哉？蓋以順從之利輕而危亡之禍大，思為子孫建永安計也。為後嗣者，其可順一朝意而蔑文皇之天下乎？陛下即位已一歲，百辟卿士天下四方之人，曾未有獻一計進一言而受賞者。左右前後搭遺補闕，亦未有奏對勸諫而蒙勸者。諫鼓置，匭函曾未聞，雪冤決事，明察幽之意者，以陛下睿博洪深，勳精求治，豈言而不用哉？蓋下不能有所發明，臣承顧問者，獨一二執政對不及頃而罷，豈暇陳治安議教化哉？有司或時召見，僅能奉簿書計錢穀登降耳。以陛下之政視貞觀，何如哉？貞觀時尚有房杜王魏輔翼之智，日有獻可替否者。今陛下當致治之初，而言事進計者，歲無一人，豈非群下因循，竊位之罪乎？輔昧死條上十事：一、教太子正邦本，二、封諸王固磐石，三、出官人，四、嫁宗女，五、時召宰相講庶政，六、次對群臣廣聰明，七、復正衙奏事，八、許方幅糾彈，九、禁非時貢獻，十、省出入改游。

楊虞卿勸不咨詢臣下疏

穆宗初立。逸游荒恣。監察御史楊虞卿上疏曰。

烏焉為清。害仁為桀。誹謗不誅。良臣進。臣敢昧死獻言。臣聞堯舜
決天下為憂。不以位為樂。況今北虜方梗。西戎弗靖。兩河有塗瘠
之虞。五嶺羅氛厲之役。人之疾苦積下。朝之制度莫備。邊亡見諸
國用寔屈。固未可以高枕而息也。陛下初臨萬幾。宜有憂天下心。
當日見輔臣公卿百執事。垂意以問。使四方內外有所聞而聽。
政六十日。八對延英。獨三數大臣承聖問而已。它內朝臣借入齊
出。无所咨詢。諫臣盈廷。忠言不聞。臣竇羞之。蓋主恩疏而正路塞
也。公卿大臣。宜朝夕燕見。別君臣情推而治道得天。今宰臣四五
入。或頃刻侍坐。鞠躬墮越。隨旨上下。无能往來。此繇君太尊。臣太
卑故也。公卿列位。雖陟降清地。曾未奉優賤承下問。雖陛下神聖
如五帝。猶宜周爰顧逮。惠以氣色。使支躬相成。君臣昭明。陛下求
治於宰相。宰相求治於臣等。進忠若趨利。論政若許寃。此而不治
无有也。自古天子居危思安之心同。居安慮危之心則異。故不得
皆為聖明也矣。

眉山新編唐史策要

唐書二

魏徵陳十漸疏

貞觀十三年。尚史那結社率作亂。雲陽石然自反。至五月不雨。

徵上疏極言曰

臣奉侍帷幄十餘年。陛下許臣以仁義之道守而不失。儉約朴素。終始弗渝。德音在耳。不敢忘也。頃年以來。寢不克終。謹用條陳裨萬分一。陛下在貞觀初。清淨寡欲。化被荒外。今萬里遣使。市索駿馬。并訪怪珍。昔漢文帝却千里馬。晉武帝焚雉頭裘。陛下居常論議。遠輩堯舜。今所為更欲處漢文。晉武下乎。此不克終一漸也。子貢問治人。孔子曰。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子貢曰。何畏哉。對曰。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若何不畏。陛下在貞觀初。護民之勞。煦之如子。不輕營為。頃既奢肆。思用人力。乃曰。百姓無事。則易驕。勞役則易使。自古未有百姓逸樂而致傾敗者。何有逆畏其驕而為勞逸哉。此不克終二漸也。陛下在貞觀初。役已以利物。比來縱欲以勞人。雖憂人之言不絕於口。而勞身之事實切。諸心無慮。營構輒曰。弗為此不便我身。推之人情。誰敢復爭。此不克終三漸也。在貞觀初。親君子。斥小人。比來輕襲小人。禮重君子。重君子也。恭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莫見其非。遠之莫見其是。莫見其是。則不待間而疏。莫見其非。則有時而昵。昵小人。疏君子。而欲致治。非所聞也。此不克終四漸也。在貞觀初。不貴異物。不作無益。而難得之貨。雜然並進。玩好之作。無時而息。上者靡而望下。朴素力役。廣而異農業興。不可得已。此不克終五漸也。貞觀之初。求士如渴。賢者所舉。即信而任之。取其所長。常恐不及。比來由心好惡。以衆賢舉而用。以一人毀而弃。雖積年任而信。或一朝疑而斥。夫行有素。而覆事有成迹。一人之毀。未必可信。積年之行。不應頓虧。陛下不察其原。以為臧否。使讒佞得行。守道疏間。此不克終六漸也。在貞觀初。高居深拱。無田獵畝弋之好。數年之後。志不克固。鷹犬之貢。遠

及四夷晨出夕返。馳騁為樂。變起不測。其及救乎。此不克終。七漸也。在貞觀初。遇下有禮。群情上達。今外官奏事。顏色不接。間因所短。詰其細過。雖有忠款。而不得申。此不克終。八漸也。在貞觀初。孜孜治道。常若不足。比恃功業之大。負聖智之明。長傲縱欲。無事與兵。問罪遠裔。親狎者。阿旨不肯諫。踈遠者。畏威不敢言。積而不已。所損非細。此不克終。九漸也。貞觀初。頻年霜旱。畿內戶口。並就闕外。攜老扶幼。來徃數年。卒無一戶云去。此由陛下矜育撫寧。故死不攜貳也。此者疲於徭役。關中之人。勞弊尤甚。雜匠當下。顧而不遣。正兵番上。復別驅任。市物雜屬。於屢遞子。皆望於道。脫有一穀不收。百姓之心。恐不能如前日之怙泰。此不克終。十漸也。夫禍福無門。惟人之召。人無覺焉。妖不妄作。今旱熯之灾。遠被郡國。凶醜之孽。起於數下。此上天示戒。乃陛下恐懼憂勤之日也。千載休期。時難再得。明主可為。而不為。臣所以鬱結長歎者。踈奏帝曰。朕今聞過矣。願改之以終善道。有違此言。何施顏面。與公相見。故方以所上踈列為屏障。庶朝夕見之。兼錄付史官。使万世知君臣之義。

孫伏伽言三事

伏伽仕隋。以小史累勞。補萬年縣法曹。高祖武德初。上言三事。其一。臣聞天子有爭臣。雖無道不失其天下。隋失天下者。何不聞其過也。方自謂功德感五帝。邁三王。窮侈極欲。使天下士。肝腦塗地。戶口殫耗。盜賊日滋。當時非無直言之臣。卒不聞悟者。君不受諫。而臣不敢告之也。向使開不諱之路。官賢授能。賞罰時當。人人樂業。誰能搆亂者乎。陛下舉晉陽。天下響應。計不旋跬。大業以成。勿以得天下之易。而忘隋失之不難也。天子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凡蒐狩當順四時。不可妄動。且陛下即位之明日。有獻鷄者。不卻而受。此前世弊事。奈何行之。相國參軍事。盧牟子獻琵琶。長安丞張安道獻弓矢。並被資賞。以率土之富。何索不致。豈少此物哉。其一百戲散樂。本非正聲。隋末始見。崇用此。謂淫。

風不得不變。近太常假民裙袴五百。稱以衣奴工待立武門游。戲臣以爲非詔。子孫之謀。傳曰放鄭聲。遠佞人。今散妓者。匪初罪。夏請並廢之。以復雅正。其二。百聞性相近。習相遠。今皇太子諸王。左右執事。不可不擇。大抵不義無賴。及馳騁射獵。歌舞聲色。慢游之人。止可悅耳目。備驅馳。至於遺補闕。這不能也。況觀前世子姓。不克孝。兄弟不克友。莫不由左右乱之。願選賢才。澄僚友之選。帝大悅。

陳子昂條上利害三事

垂拱初。子昂上言。勸武后興明太學。后召見。賜筆札。中書省令條上利害。子昂對三事。

其一。言九道出。大使巡按天下。申黜陟。求人瘼。臣謂計有未盡也。且陛下發使。必欲使百姓知天子夙夜憂勤之也。群臣知考績而任之也。姦暴不逞。知將除之也。則莫如擇仁可以恤孤。明可以振滯。剛不避彊。智足以照姦者。然後以爲使。故輜軒未動而天下翹然待之矣。今使且未出。阻路之人。皆已拍笑。欲望進賢。下不肖。豈可得邪。宰相奉詔書。有遣使之名。無任使之實。使愈出。天下愈弊。徒令百姓治道路。送往迎來。不見其益也。臣願陛下更選有威重。風槩爲衆推者。因御前殿。以使者之禮禮之。諄諄戒敕。所以出使之意。乃授以節。自京師及州縣。登拔才良。求人瘼。宣布上意。令若家見而戶曉者。堯舜不下席而化天下。蓋黜陟幽明。能折衷者。陛下知難得人。則不如少出使。彼煩數而無益於化。是烹小鮮而數撓之矣。其二。言刺史縣令。政教之首。陛下布德澤。下詔書。必待安得知之。一州得才刺史。十万户賴其福。得不才刺史。十万户受其困。國家興衰。在此職也。今吏部調縣令。如補一尉。但計資考。不求賢良。有如不次用人。則天下囂然相謗矣。粗于常而不變也。故庸人皆任縣令。教化陵遲之。顧不甚哉。其三。言天下有危機。禍因之而生。機靜則有禍。百姓安則樂生。不安則警生者。

是也。今軍旅之弊，夫妻不得安，父子不相養。五六年矣，自劍南盡河隴山東，由青徐曹汴河北，舉滄瀛趙鄭，或因水旱，或頓兵疫死，亡流離略盡。尚賴陛下憫其失職，凡兵戍調發，一切罷之，使人得妻子相見，父兄相保，可謂能盡其機也。然臣恐將相有貪夷狄利，以廣地疆武說陛下者，欲動其機，機動則禍構，宜脩文德去刑罰，勸農桑以息疲民，蠻夷知中國有聖王，必累譯至矣。

高馮列上五事

馮字季輔，身觀初為中書舍人，列上五事以為

今天下大定而刑未措，何哉？蓋謀猷之臣，臺閣之吏，不崇簡易而味經遠，故執憲者以深刻為奉公，當官者以侵下為益國。如尚書八坐人主所責成者也，宜擇溫厚脩繫者任之，或樸素荒淳，為使家識慈孝，人知廉耻，過行者被嗤於鄉，不昵者蒙擯於親，自然禮節興矣。陛下身帥節儉而營繕未息，丁匠不能給驅使，又和雇以重勞費人，主所欲何求而不得，願愛其財，毋使瘠其力，毋使弊畿內數州京師之本，土狹人庶，儲畜少而耕役多，宜蒙優貸，令得休息，疆本弱支之義也。至江南河北，人頗舒閑，宜為老等均量勞逸，公侯勳戚之家，邑入俸稍足以奉養，而貧息出舉，爭求什一，下民化之，競為錐刀，宜加懲革。今外官卑品，皆未得祿，故飢寒之切，夷惠不能全其行，為政之道，期於易從，不恤其匱而須其廉正，恐巡察歲出，輻軒繼軌，而侵漁不息也。宜及戶口之繁，倉庾且實，稍加稟賜，使得事父母，養妻子，然後督責其效，則官人畢力矣。姦王元曉等俱陛下懿親，當正其禮，以見帝子，拜諸叔，諸叔答拜，爵封既同，當明昭穆，願垂訓正，以為彝法。書奏，太宗稱善。

劉祥道陳六事跡

顯慶中為吏部黃門侍郎知選事，既世職，乃釐補敝闕，上疏陳六事。

一曰：今取士多且濫，入流歲千四百多也。雜色入流未始銓汰，濫也。故共務者善人少，惡人多。臣謂應雜色進者，切責有司，試判

為四等第一付吏部二付兵部三付主爵四付司勳若坐有當責雖經赦仍配三司不者還本貫則官不雜矣二曰內外官一品至九品萬三千四百六十五員大抵三十而仕六十而退取其中數不三十年存者略盡若歲入流五百人則三十年自相充補況三十年外在官猶多不慮其少今入流歲千四百其倍兩之又停選六七千人復年別新加其類寔廣殆非經久之制古者為官擇人不聞取人多而官少也三曰永徽以來在官者或以善政擢論事者或以單言進而庠序諸生未聞甄異是獎勸之道未周也四曰唐有天下四十年未有舉秀才者請自六品以下至草野審加按訪無令赫赫之辰斯學遂絕五曰唐虞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二漢用人亦以其職今任官率四考罷官知秩滿則懷去就民知遷徙則苟且以去就之官臨苟且之民欲移風振俗烏可得乎請四考進階八考聽選補皆取流外有刀筆者雖欲參用士流率以儔類為耻前後相沿遂成故事且按首崇峻王言秘密尚書政本人

物所歸專責曹史理有未盡宜稍革之以清其選

陳子昂奏八科大權

武后常召見子昂使論為政之要適時不便者毋接上古角空言子昂乃奏八科一措刑二官人三知賢四去疑五招諫六勸賞七息兵八安宗子其大權謂

今百度已備但刑急罔密非為政之要凡大人初制天下必有凶亂叛逆之人為我驅除以明天誅凶叛已滅則順人情赦過宥罪蓋刑以禁亂亂靜而刑息不為承平設也太平之人樂德而惡刑刑之所加人必慘怛故聖人貴措刑也比大赦澡蕩群罪天下蒙慶咸得自新近日詔獄稍滋鈞捕支黨株蔓推窮蓋獄吏不識天意以抵牾刻誠宜廣愷悌之道敕法慎罰省白誣寃此太平安人之務也官人惟賢政所以治也然君子小人各尚其類若陛下好賢而不任任而不能信信而不能終終而不賞雖有賢人終不肯至又不肯勸反是則天下之賢集矣議者乃云賢不可知人不

易識臣以爲固易知固易識夫尚德行者無凶險務公正者無邪
朋廉者憎貪信者疾僞智不爲愚者謀勇不爲怯者死猶鸞鶴
不接翼薰蕕不共氣其理自然何者以德並凶勢不相入以正攻
佞勢不相利以廉勸貪勢不相售以信質僞勢不相和智者尚
謀愚者所不聽勇者徇死怯者所不從此趨向之反也賢人未
嘗不思効用顧無其類則難進是以湮汨于時誠能信任俊良
知左右有灼然賢行者賜之尊爵厚祿使以類相舉則天下之
理得矣陛下知得賢須任今未能者蓋以常信任者不效如裴
炎劉禕之周思茂篤味道固蒙用矣皆孤恩刑死以是陛下疑於
信賢臣固不然昔人有以噎得病乃欲絕食不知食絕而身殞
賢人於國猶食在人人不可以一噎而止殄國不可以一謬一賢而
遠正士此神鑒所知也聖人大德在能納諫太宗德參三王而能
容魏徵之直今誠有敢諫骨鯁之臣陛下廣延順納以新盛德則
万世有述臣聞勞臣不賞不可勸功死士不賞不可勸勇今或
勤勞死難名爵不及偷榮尸祿寵秩妄加非所以表庸勵行者
也願表顯徇節勵勉百寮古之賞一人千萬人悅者蓋去當也今
事之最大者患兵甲歲興賦役不省興師十方則百万之家不得
安業自有事北狄于今十年不聞中國之勝以庸將御冗兵徭役
日廣兵甲日散願審量損益計利害勢有不可毋虛出兵則人
安矣虺賊干紀自取屠滅罪止魁逆無復緣坐宗室子弟皆得寬
生然臣願陛下重曉慰之使明知天子慈仁下得自安臣聞人情
不能自明則疑疑則懼懼則罪生惟賜愷悌之德使居無過之地

李勃上言五事疏

元和中爲右補闕以直忤旨下遷丹王府諮議參軍分司東
都十三年上言

至德以來天下思致治平訖今不稱者人倦而不知變天以變
通之運遺陛下陛下順而革之則悠久宜乘平蒸之勢以德羈
服恒究無不濟則恩威暢矣昔舜禹以匹夫宅四海其烈如彼今

以五聖管太平其難如此臣恐宰相群臣蘊晦術略啓沃有所未
盡使陛下翹然思文武禹湯而不獲也宜正六官叙九疇修王制
月令崇孝悌敦九族廣諫路黜選舉復後造定四民省却佛老
明刑行令治兵禦戎願下宰相公卿大夫議博引海內名儒大開
學館與群臣參講據經稽古應時便俗者使切嗟周復作制度
合宣父繼周之言謹上五事一禮樂二食貨三刑政四議都五
辨讎渤雖處外然志存朝廷表疏凡四十五獻

元結時議三篇

國子司業蘇元明見肅宗問天下士薦結可用時史思明攻河
陽帝將幸河東召結詣京師問所言結上時議三篇

其一曰議者問往年逆賊東窮海南淮海西抵函秦北徹幽都醜
徒狼扈在四方者幾百萬當時之禍可謂劇而人心危矣天子獨
以匹馬至靈武合弱旅鉏強寇師及渭西豈不踰時摧銳攘凶復
兩京收河南州縣何其易邪乃今河北蕪逆不盡山林江湖亡命

李二

十

尚多盜賊數犯州縣百姓轉徙踵係不絕將士臨敵而奔賢人君
子遁逃不出陛下往在靈武鳳翔無今日勝兵而能殺敵無今日
檢禁而無亡命無今日威令而盜賊不作無今日財用而百姓不
流無今日爵賞而士不散無今日朝廷而賢者思仕何哉將天子
能以危爲安而忍以未安忘危邪對曰此非難言之前日天子恨
愧陵廟爲錫逆傷汗憤悵上皇南幸巴蜀隱悼宗戚見誅側身勤
勞不憚親撫士卒與人權位信而不疑渴聞忠直過弗諱改此以
弱制強以危取安之繇也今天子重城深宮燕私而居疑冕大眈
纓佩而朝太官具味視時而獻太常備樂和聲以薰國機軍務參
等乃敢進百姓疾苦時有不聞旣芻良馬宮藉美女輿服禮物
休符瑞謀日月充備朝廷歌頌威德大業聽而不厭四方貢賦爭
上尤異詣巨顛官怡愉天顏文武大臣至於庶官皆權賞踰望此
所以不能以強制弱以未安忘危若陛下視今日之安能如靈武
時何寇盜強弱可言哉

其二曰議者曰吾聞士人共自謀昔我奉天子拒凶逆勝則家國
兩全不勝則兩亡故生死決于戰是非極于諫今吾名位重財貨
足爵賞厚勤勞已極外無仇讎害我內無窮賤迫我何苦當鋒刃
以近死忤人主以近禍又聞曰吾州里有病父老母孤兄寡婦皆
力役乞丐凍餒不足況於死者人誰哀之又聞曰天下殘破蒼生
危窘受賦與役者皆寡弱貧獨流亡死徙悲憂道路蓋亦極矣
天下安我等豈無畎畝自處若不安我不復以忠義仁信方直死
矣且如此奈何對曰國家非欲其然蓋失於太明太信耳夫太明
則見其內情將蔽內情則罔惑生不能令必信信可必矣而太信
之中至姦尤惡之如此遂使朝廷之公直天下失忠信蒼生益冤
結將欲治之能無端由吾等議於野又何所及

其三曰議者曰陛下思安蒼生滅姦逆圖太平勞心悉精於今四
年說者異之何哉對曰如天子所思說者所異非不知之凡有詔
令丁寧事皆不行空言一再頗類諧戲今有仁郵之令憂勤之誥
人皆族立黨誦指而議之天子不知其然以為言雖不行猶足以
勸彼沮勸在乎明審均當而必行也天子能行已言之令必將來
之法雜徭弊制拘忌煩令一切蠲蕩任天下賢士屏斥小人然後
淮仁信威令謹行不惑此帝王常道何為不及

眉山新編唐史策要

唐書四

韓琬言時政書

琬舉文藝優長賢良方正連中拜監察御史景雲初上言

國安危在於政政以法暫安焉必危以德如不便焉然治不法者
智也德者道也知智權宜也道可以久大也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
以智治國國之福貞觀永徽之間農不勸而耕者衆法施而犯者
寡俗不偷薄器不行竊吏貪者士耻同列忠正清白者比肩而立
罰雖輕而不犯賞雖薄而勸位尊不偃家富不奢學校不勵而勤
道佛不懲而戒土木質厚裨販非並其故奈何雜以皇道也自茲
以來任巧智并寒謬趨勢者進守道者退諂附者無黜剝之憂正
直者有後時之歎人趨家競風俗淪替其故奈何行以霸道也正
觀永徽之天下亦今日天下薄薄相反由治則然夫巧者知忠孝
為立身之階仁義為百行之本託以求進口是而心非言同而意

乖陛下安能盡察哉貪冒者謂能清直不謂浮沈者為黜剛正
者為愚位下而驕家貧而奢歲月漸清不救其弊何由變浮之淳
哉不務省事而務捉搦夫捉搦者法也法設而滋章滋章則盜賊
多矣法而益國設之可也以法令數改或行未見益止未知損譬
弈者一棊為善而覆之者愈善故曰設法不如息事事息則巧不
生聖人防亂未然天下何繇不治哉永淳時雍丘令尹元貞坐婦
女治道免官今婦女役常不知怪調露時河內尉劉憲父喪人
有請其貧者有司以為名教不取今謂為見機太宗朝司農以
市木撞倍價抵罪大理孫伏伽言官木撞貴故百姓者賤臣見司
農識大弊未聞其過太宗曰善今和市顯刻剝名為和而實奪
之往者今生佐史里正每一負闕擬者十人今當選者亡匿以免
往選司從容有禮今如仇敵賈販往官將代儲什物俟其至今
交罷執符紛競校在亡往商賈出入万里今市井至失業往家
藏鏹積粟相夸今匿賢不顯以相尚往夷狄款關今軍屯積

年。徃乃募人賈其男。今羌勒闔宗逃。徃倉儲盈衍。今所在空虛。夫流亡之人。非愛羈旅。忘桑梓也。斂重役。亟家產已空。牽連。遂為游人。窮詐而犯禁。赦死而抵刑。夫亂繩已結。急引之則不可解。今刻薄吏能結者也。舉劾吏能引者也。則解者不見其人。願取竒材卓行者。彙能授官。又言仕路太廣。故弃農商而趨之。一夫耕一婦蚕。衣食百人。欲儲蓄有餘。安可得乎。書入不報。

呂元泰言時政書

神龍元年大水。清源尉呂元泰上書言時政曰。

國家者至公之神器。一正則難傾。一傾則難正。今中興政化之始。幾微之際。可不慎哉。自頃營寺塔。度僧尼。施與不絕。非所謂急務也。林胡數叛。獯虜內侵。帑藏虛竭。戶口二散。天下人失業。不謂太平。邊兵未解。不謂無事。水旱為災。不謂年登倉廩未實。不謂國富。而乃驅役飢凍。凋鑄木石。營構不急。勞費日深。恐非陛下中興之要也。比見封邑相率為渾脫隊。駿胡服名曰蘇莫遮。旗鼓相當。軍陣勢也。騰逐喧譁。戰爭象也。錦繡夸競。告女工也。督飲貧弱。傷政躰也。胡服相歡。非雅樂也。渾脫為号。非美名也。安可。以禮義之朝。法胡虜之俗。詩云。京邑翼翼。四方是則。非先王之禮樂。而示則於四方。臣所未諭。書曰。謀時寒若。何必羸形躰。灌衢路。鼓舞跳躍。而索寒焉。書聞不報。

蕭至忠陳時政疏

中宗立。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疏陳時政曰。

求治之道。首于用賢。苟非其才。則官曠。官曠則事廢。事廢則人殘。歷代所以陵遲者。此也。今授職用人。多因貴要。為粉飾。上下相蒙。苟得為是。夫官爵公器也。恩倖私惠也。王者正可。金帛富之。梁肉食之。以存私澤也。若公器而私用之。則公義不行。而勞人解躰。私謁開。而正言塞。日昃月削。卒見凋弊。今位列已廣。允負復倍。陛下下降不咎之澤。近戚有無涯之請。臺閣之內。朱紫充滿。官秩益輕。息賞。弥數于者。不用用者。不才。故人不効力。官匪其人。欲求治。

固難矣。又宰相要官子弟多居美爵。並罕才藝而更相諛託。詩
去私人之子。百寮是試。或以其酒不以其爵。翰翰佩璲。不以其
長。此言王子不平。而眾官廢職。私家第列。試榮班徒長其佩。爾
臣願陛下愛惜爵賞。官無虛授。進大雅以極近。退小人於深左。使
致令惟一。私不害公。則天下幸甚。且正觀故事。宰相子弟多居
外職。非直抑強宗。亦以擇賢才。爾請自宰相入。諸司長官子弟
並授外官。共寧百姓。表裏相統。帝不納。

盧懷慎陳時政疏

神龍中。為右御史臺中丞。上疏陳時政曰。

臣聞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孔子稱苟用我者。暮月而已。
三年有成。故書三載考績。二考黜陟幽明。昔子產相鄭。更法令布
刑書。一年人怨思殺之。三年人德而歌之。子產賢者也。其為政尚
累年而後成。況常材乎。比州收上佐兩畿令。或一二歲或三五月
即遷。曾不論以課最。使未遷者傾耳以望。企踵以望。冒進亡廉。亦
何暇為陛下宣風恤人哉。禮義不能興。人口益以流。倉庫愈匱。
百姓日散。職為此耳。人知吏之不久。不率其教。吏知遷之不遇。不
究其力。媮處爵位。以養資望。雖明主有勤勞天下之志。然僥幸路
啓。上下相蒙。寧盡至公乎。此國病也。賈誼所謂蹠蹠乃小小者
耳。此而不革。雖和緩將不能為漢宣帝。綜覈名實。頭治致化。黃
霸良二千石也。加秩賜金。就旌其能。然不肯遷。故古之為吏。至長
子孫。臣請都督刺史上佐畿令。任未四考不得遷。若治有尤異。或
加賜車裘。祿秩降使臨問。璽書慰勉。頃公御闕。則擢之以勵能者。
其不職。或貪暴。免歸田里。以明賞罰之信。昔唐虞稽古。建官惟百。
夏商官倍。亦克用之。此省官也。故曰官不必備。惟其才。無曠庶官。
天工人其代之。此擇人也。今京諸司員外官數十倍。近古未有。謂
不必備。則為有餘。求其代工。乃多不聲務。而奉稟之費。歲巨億萬。
徒竭府藏。豈致治意哉。今民力散極。河渭廣漕。不給京師。公私耗
損。邊隅未靜。儻炎漢成。冷租稅減入。疆場有警。振救元年。何以

不之毋輕人事惟艱毋安厥位惟危此慎微也原負外之官皆一時良幹擢以才不申其窮尊以名不任其力自昔用人豈其然歟臣請才堪收宰上佐並以遷授使宣力四方責以治狀有老病若不能任職者一廢省之使賢不肖確然殊貴此切務也夫冒于寵賂侮于鰥寡為政之毒也竊見內外官有賦餉狼藉剝剝然人雖坐流黜俄而遷復還為收宰任以江淮嶺嶺粗示懲貶內懷自弃徇貨倍貲訖無悛心明主之於万物平分而無偏施以罪吏收遐方是謂惠姦而遺遠遠州陬邑何負聖化而獨受其惡政乎邊徼之地夷夏雜處憑險恃遠易擾而難安官非其才則豈庶流亡起為盜賊由此言之不可用凡才況猾吏乎臣請以臆論廢者削跡不數十年不賜收齒書曰旌別淑慝即其誼也疏奏不報

獨孤及陳時政疏

代宗時拜左拾遺上疏陳政曰

陛下屢發德音使左右侍臣得直言極諫士辰詔書召裴冕等十有三人集賢殿待制以備詢問此五帝盛德也然頃者陛下雖容其直而不錄其言所上封皆寢不報有容下之名無聽諫之實遂使諫者藉藉自鉗口飽食相招為祿仕此忠鯁之人所以竊歎而臣亦耻之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朝廷之大卿大夫之衆陛下選授之精歟假令不能如文王之多士其中豈不有溫故知新可懲陳政要而億則屢中者陛下議政之際曾不採其一說堯之疇咨禹之昌言豈若是邪昔堯設謗木於五達之衢孔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然則多聞闕疑不取下問聖人之心也願陛下以堯孔子為心日降清問其不可者罷之可者議於朝與執事者共之使知之必言言之必行行之必公則君臣無私論朝廷無私政陛下以此辨可否於獻替而建太平之階可也師興不息十年矣人之生產空於杼軸擁兵者第館且街陌奴婢厭酒肉尚貧人羸餓就役剥膚及髓長安城中白晝椎剽吏不敢詰官亂職廢將墮卒暴百換墮刺如沸粥紛麻民不敢訴於有司有司

不敢聞陛下茹毒飲痛窮而无告。今其心顛顛獨恃於變，變不登則易子齧骨矣。陛下不以此時厲精更始，思所以救之之術，忍令宗廟有累卵之危，万姓悼心失圖。臣實懼焉。去年十一月丁巳夜，星隕如雨，昨清明降霜，三月苦熱，錯繆顛倒，診莫大焉。此下陵上替，怨讟之氣取之也。天意丁寧，謹戒以警陛下，宜反躬罪已，旁求賢良者而師友之，黜貪佞不肖者，下哀痛之詔，去天下疾苦，廢无用之官，罷不急之費，禁止暴兵節用，愛人兢兢，乾乾以徼福于上下，必能使天感神應，反妖災為和氣矣。又言減江淮山南諸道兵以贍國用，陛下初不以臣言為愚，然許即施行。及今未有沛然之詔，臣竊遲之。今天下唯胡方隴西有吐蕃，僕固之虞，邠涇鳳翔兵足以當之矣。自此而往，東泊海南，至番隅西盡巴蜀，无鼠竊之盜，而兵不為解，傾天下之貨竭天下之穀，以給不用之軍，為无端之費，臣不知其故。假令居安思危，以備不虞，自可阨害之地，俾置屯禦，悉休其餘，以糧儲扉屨之資，充疲乏，賦歲可以減國租半，陛下豈特疑於改作，逡巡於舊貫，使大議有所壅，而率土之患日甚一日，是益其弊而厚其疾也。夫瘵癘者必決之使潰，今兵之為患猶癘也，不以漸戢之，其害滋大，大而圖之，必力倍而功寡，豈易不俟終日之義邪。

張玄素對太宗問政策

玄素為竇建德黃門侍郎，賊平歸國，授景州錄事參軍。太宗即位，問以政對曰：

自古未有如隋亂者，得非君自專，法日亂乎？且力乘之尊，身決庶務，日斷十事，五不中，中者信善，有如不中者，何一日万機，積其失不亡，何待？若上賢，右能使百司善職，則高居深拱，疇敢犯之？隋末盜起，爭天下者不十數，餘皆保城邑，以須有道聽命，是欲背上恬亂，言果鮮，特人君不能安之，而挺之亂也。以陛下聖神，跡所以危，監所以亡，日慎一日，雖堯舜何以加？帝曰善。

社稷衰言治道之要

黃裳為相憲宗嘗問前古王者所以治亂黃裳知帝銳於治恐不得其要因推言

王者之道在脩己任賢而已操執綱領要得其大者至簿書獄訟百吏能否太非人主所自任昔秦始皇帝親程決事見嚙前世魏明帝欲按尚書事陳矯不從隋文帝日昃聽政衛士傳飡太宗笑之故王者擇人任而責成見功必賞有罪信罰孰敢不力孔子之稱帝舜恭己南面以其能舉十六相去四凶而至无為豈必刻神疲弊勞耳目之察然後為治哉帝以黃裳言忠嘉納之

李絳開元天寶治亂對

憲宗嘗問絳玄宗開元時致治天寶則亂何一君而相反邪絳對曰

治生於憂危亂生於放肆玄宗嘗歷試官守知人之艱難臨御初任用姚崇宋璟勵精聽納故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洎林甫國忠得君專引傾邪之人分摠要劇於是上不聞直言嗜欲日滋內則盜臣勸以興利外則武夫誘以開邊天下騷動故祿山乘隙而奮此皆小人啓導從逸而驕繫時主所行牙常治亦无常亂帝曰凡人舉事病不通於理追咎其失古人處此有道耶絳曰事或過老聖哲所不免天子有諫臣所以救過上下同躰猶手足之於心膂父相為用但矜能護失常情所蔽聖人改過不吝願陛下以此處之

崔植貞觀開元治道對

長慶初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穆宗問貞觀開元中治道最感何致而然植曰

太宗資上聖興民間知百姓疾苦故厲精思治又以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王珪為之佐君明臣忠聖賢相維治致外平固其宜也玄宗在天右時身踐憂患既即位得姚崇宋璟此二人蚤夜孜孜納君於道璟嘗手寫尚書无逸為圖以獻勸帝出入觀省以自戒其後巧暗乃代以山水圖稍怠于勤左右不復箴規姦臣日用事以至於敗昔德宗嘗問先臣祐甫開元天寶事先臣且道治亂

所以然。臣在童牀記其說。今願陛下以無逸為元龜。則天下幸甚。

李翱與復太平大略

元和初為國子博士。史館修撰。條興復太平大略曰。

陛下即位以來。懷不廷臣。誅畔賊。刷五聖憤耻。自古中興之盛。無以加。臣見聖德所不可及者。若淄青生口夏侯。四十七人為賊。逼脅。質其父母妻子。而驅之戰。陛下俘之。赦不誅。詔田弘正隨材。受職。欲歸者縱之。澄等得生。歸轉以相謂。賊眾莫不懷感德。無肯拒戰。劉悟所以能一昔斬師道者。以三軍皆苦賊。而曉就陛下。故不淹日成大功。一也。今歲關中麥不收。陛下哀民之窮。下明詔蠲賦十萬石。群臣動色。百姓歌樂。遍眈眈。二也。昔齊遺魯以女樂。季桓子受之。君臣共觀。三日不朝。孔子行。今韓弘獻女樂。陛下不受。遂以歸之。三也。又出李宗爽妻女於掖廷。以田宅賜沈遵師。聖明寬恕。億兆欣感。臣愚不能盡識。若它詔令。一皆類此。武德貞觀。不難及。太平可覆掌而致。臣聞定禍亂者。武功也。復制度與太平者。文德也。今陛下既以武功宸海內。若遂革典事。復高祖太宗舊制。用忠正而不疑。斥邪佞而不迓。改税法。不督錢。而納布帛。絕進獻。寬百姓租賦。厚邊兵。以制蕃戎。侵盜數引。見待制官。問以時事。通壅蔽之路。此六者。政之根本。太平所以興。陛下既已能行其難。若何而不為其易者乎。以陛下資上聖。如不惑近習。容悅之辭。任骨鯁正直。與之脩復故事。以興大化。可不勞而成也。若一日不事。臣恐大功之後。逸樂易生。進言者必曰。天下既平矣。陛下可以高枕自安逸。如是則高祖太宗之制度。不可以復。制度不復。則太平未可以至。臣竊惜陛下當可興之時。而謙讓未為也。



